

# 馬尼拉閩南語文獻《西班牙—華語辭典》 與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

劉 莉 美<sup>\*</sup>

## 摘 要

西班牙傳教士首以中國文字著書介紹西方科學、完成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並先行研究中國音韻學、完成閩南語、西班牙語與中文三語辭典等成就。如此豐碩功績著實給後世累積了一批珍貴史料，在中西接觸與交流對探究中國語言史研究上有極大貢獻。

西班牙道明會收藏於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的《西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抄本，此手稿內文含西班牙文、漢字及閩南語羅馬拼音等超過兩萬條詞彙，為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菲律賓華人文化、中西交流與閩南語史重要參考史料。由於抄本編者與年代不明，探究其編纂年代有助了解其語彙史料的歷史定位，故本文將整理西班牙歷史文獻的相關紀錄，及現有學者的研究論述，進一步分析辭典可能編者及年代。此外，於探究《西班牙—華語辭典》過程中，發現辭典中文詞彙來源與西班牙漢學家高母羨(Juan Cobo, 1546-1592)三本著作有關聯性。故本文首先透過辭典抄本例證，說明與這位十六世紀末道明會教士著作相輝映的關係，推論辭典詞彙年代可上溯至早期天主教於菲律賓傳教時期。再者，藉由辭典引用早期宗教專有名詞譯文的取捨，探究天主教道明會十六、十七世紀語言傳教策略，並歸結《西班牙—華語辭典》為該會從菲律賓進入中國的轉型文獻。

**關鍵詞：**高母羨、《西班牙—華語辭典》、早期閩南語文獻、翻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

2019年4月4日收稿，2019年8月26日修訂完成，2020年4月22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淡江大學西班牙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 言

十九世紀前歐洲人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研究主要以傳教士為主體，而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或譯多明我會）首以中國文字著書介紹西方科學，完成翻譯史上第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明心寶鑑》，並且先行研究中國音韻學、享有第一本得以存世的華語官話語法盛譽等等成就。<sup>1</sup> 如此豐碩功績著實給後世累積了一批西方探究東方傳統社會第一次接觸與嘗試的珍貴史料。天主教道明會傳統語言宣教策略和耶穌會不同，耶穌會於晚明在中國的傳教策略為由上而下，即先學習士大夫等上層社會用的官話和書寫文字，對於地方語言如福建話等並不重視。<sup>2</sup>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1590 年西班牙皇家諭令要求天主教教區所在原住民需學習西班牙語（Fernández Rodríguez 2014: 274），道明會的傳教策略卻與政令背道而馳，執行由下而上的宣教方式：該會早期到達分派教區的教士，一開始就向當地原住民學習語言，因此一系列關於地方語言的著作如辭典和語法書的編纂等即應運而生。1630 年後原先從美洲抵菲律賓的道明會教士進入中國，其關注地方語言的重心才從學習馬尼拉華僑所使用的閩南話轉為學習明朝官話。

- 
- 1 有關第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參（劉莉美 2005）。馬建忠所撰《馬氏文通》在中國舊學「小學」體系另闢漢語語法學，但 1703 年出版的《漢語官話語法》正是西籍道明會傳教士萬濟國（P. Francisco Varo, 1627-1687，另譯為瓦羅）所完成。目前有學者已關注到西班牙傳教士所著漢語語法書部分，如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 SVD）、張西平、姚小平、韓可龍（Henning Klöter）、陳淵泉（Mathew Y. Chen）與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等，他們已注意到傳教士在華語與漢學方面的努力和重要研究。
  - 2 韓可龍認為 1604 年出自耶穌會士 Pedro Chirino（1557-1635）的《漢西辭典》（*Dictionarium Sino Hispanicum*），是該會使用地方語言的特例。《漢西辭典》「現存的兩份抄本分別存於羅馬的 Angelica 圖書館與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關於 Pedro Chirino 的辭典研究，可參馬西尼的研究〈羅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閩南話—西班牙語詞典——中國與西方早期語言接觸一例〉。另一本也可能為早期辭典，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作者不詳：*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s de el A.B.C.*（Klöter 2011: 31, 55-56）。

2018 年出版的閩南語相關歷史文獻系列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sup>3</sup> 第一部分即為西班牙道明會收藏於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檔案館的《西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抄本。此手稿為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菲律賓華人文化、中西交流與閩南語史重要參考史料。<sup>4</sup> 由於抄本編者與年代不明, 探究其詞彙編纂年代有助了解閩南語語彙等史料的歷史定位, 故本文將整理西班牙歷史文獻的相關紀錄, 及現有學者的研究論述, 進一步分析辭典可能編者及抄寫年代。此外, 由於探究詞彙來源過程發現《西班牙—華語辭典》與漢學家高母羨 (Juan Cobo, 1546-1592) 三本著作之間有顯著關聯性。<sup>5</sup> 故將以抄本例證說明辭典與這位十六世紀末道明會教士著作間相互對應之處。本文分析的高母羨著作分別為 1592 年完成的第一本譯為歐洲文字的中國古籍《明心寶鑑》, 和十六世紀末兩本呂宋明刻: 1593 年刊印於馬尼拉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Shih-Lu: Apología de la verdadera religión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與以閩南語音譯漢文寫作的《基督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藉由列舉辭典與高母羨著作間相輝映的關係, 說明《西班牙—華語辭典》詞彙收集年代可上溯至十六世紀末早期天主教於菲律賓傳教時期。

## 二、《西班牙—華語辭典》相關文獻整理

### (一) 韓可龍的研究

關於早期閩南語相關研究文獻, 韓可龍 (Henning Klöter) 表示學者龍

- 
- 3 由國立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研究團隊合作出版的辭典手稿: Fabio Yuchung Lee, Tsung-jen Chen, Regalado Trota José, and José Caño Ortigosa, eds.,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Part 1*,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018).
  - 4 Regalado Trota José 教授認為該辭典還收錄了許多菲律賓塔加祿 (Tagalo) 語的詞彙 (參註 3, 頁 xxxii)。
  - 5 伯希和音譯 Cobo 名郭波, 高母羨一名為方豪所翻譯, 「原譯應作羨高母, 余以無羨姓, 故改為高母羨」(方豪 1969: 1746-1747)。

彼得 (Piet van der Loon) 從天主教宗教文獻的福建話譯本中奠定雛形，對早期閩南福建 Kokkien 發音和拼寫的整理貢獻很大 (2011: 10)。韓可龍也列出了 18 本早期馬尼拉閩語相關文獻並註明來源及收藏處 (2011: 53-56)，並完成《漳州語語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sup>6</sup> 校註彙編，作者指出書名中「“chio chiu”一詞，是指福建漳州地區，其依據正為本文所討論《西班牙—華語辭典》中出現的詞條『chió chiú: provincia 漳州』」(2011: 3)。《漳州語語法》現存兩個版本西班牙文名稱幾乎一致且皆無作者署名，分別為倫敦版 *Arte de la lengua chiochiu* 及巴塞隆納版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巴塞隆納版頁 31 可見「萬曆四十八年」字樣，故推測編寫完成大約為 1620 年底或 1621 年初 (2011: 8)。除了比較《漳州語語法》兩抄本及本文討論的《西班牙—華語辭典》，韓可龍書中也分析耶穌會編《漢西辭典》(*Dictionarium Sino Hispanicum*) (2011: 56-66)。

## (二) 道明會兩份歷史文獻對照表

道明會學者 Fr. José María González 於兩份西班牙文文獻，提及有關《西班牙—華語辭典》的歷史紀錄，下文以對照表方式謄抄兩份文獻原文的描述 (筆者另附註釋補中文翻譯)：

### 1. 1966 年文獻：

《中國宣教史》(*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e China*) 第 5 冊介紹道明會傳教士早期缺作者及日期的抄本時，列出與《西班牙—華語辭典》有直接關係的著作 (González 1966: 412-413)。

### 2. 1955 年文獻：

《宣教的西班牙》(*España misionera*) 書中〈道明會東方宣教語言文

6 此處將西班牙文 *arte* 譯成「語法」，是根據《西班牙皇家學院字典》(*Diccionario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的解釋：“Libro que contiene os preceptos de la gramática latina.” 意即「包含拉丁語法規則的書籍」。在美洲和菲律賓的早期歐洲傳教士，初期是採用拉丁語語法編輯和學習當地的目標語。董忠司將《西班牙—華語辭典》簡稱為《西中詞典》，並研究該辭典和《漳州語語法》的語音系統，他指出「《西中詞典》的陰去和陽去兩個聲調符號的使用，和《漳州語語法》正好相反，是一種改進，和入聲符號筆畫上的修改一樣，可見時間的先後和傳承。」且《西中詞典》應該成書在後，《漳州語語法》成書在前 (董忠司 2018: 12)。

字學目錄提要》(“Apuntes acerca de la filología misional dominicana de Oriente”)一文，也列出收藏於馬尼拉的無名氏抄本 (González 1955: 172-173)。

表一 1966 年及 1955 年兩文獻提及《西班牙—華語辭典》對照表

1966 年文獻 <sup>7</sup>	1955 年文獻 <sup>8</sup>
<p><i>Diccionario español chino</i> Ms de 280 × 215 mm.-Del dialecto de Amoy. Le faltan las dos primeras hojas. Escrito a una columna. Precede la palabra española, sigue la letra china, y a esta la correspondiente al chino romanizado; sigue otra palabra romanizada china, probablemente del dialecto cantones. Consta de ff. 540, o sea, de pp.1080. No está paginado. Encuadernado en piel y sobre papel de China. Se titula «Tomo segundo»; no sabemos si se relacionará con el del siguiente. Bien pudiera ser autor el P. Frías o el P. Collares. (Consérvase en el anterior archivo, t.216. <i>Libros</i>.)</p>	<p><i>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i>. Manuscrito. Tomo II. Mide 29 × 20 cm. Del dialecto de Emuy. Le faltan los dos primeros folios. Escrito a una columna. Precede la palabra española, sigue el carácter chino y a éste la correspondiente al chino romanizado. Sigue también otra palabra romanizada china de no sabemos qué dialecto. Consta de folios 540, o sea pp.1080. Encuadernado en piel. Bien pudieran ser autores de este gran Diccio-nario de los dos tomos anteriores o el P. Francisco Frías o el P. Alberto Collares. Hállanse en el Archivo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to Tomás de Manila, tomos 215 y 216.</p>

7 1966 年文獻中文翻譯：《西華辭典》280 × 215 公釐，Amoy（廈門）方言，缺前兩頁，一欄，先西班牙文、漢字、漢字羅馬拼音，續接另外一個羅馬拼音，可能是廣東方言。540 張，即 1080 頁，無頁碼，皮製裝幀，中國紙。封面名「第二卷」，我們不知是否與下一冊有關。作者可能是 P. Francisco Frías 或 P. Alberto Collares。收藏同前檔案館（譯者注：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編碼是書籍類 t.216。

8 1955 年文獻中文翻譯：《西華辭典》抄本 29 × 20 公分，Emuy（廈門）方言，缺前兩頁，一欄，先西班牙文、後接漢字及對應羅馬拼音，再加上我們不知道的方言拼音（譯者注：此文獻比前者約早十年，作者對於中國語言的發音認識不清，評論拼音系統前後不一致）。540 張，即 1080 頁，皮製裝幀。此大辭典作者可能是前面兩冊作者或是 P. Francisco Frías 或 P. Alberto Collares。收藏於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編碼 tomos 215 和 216。

對照表中兩份文獻的辭典名 *Diccionario español chino*，正是本文所討論《西班牙—華語辭典》的西班牙文翻譯（因為抄本封面原文是拉丁文），兩份文獻皆提及抄本的大小、頁數和編碼。<sup>9</sup> 詞條編排順序皆為西班牙文注解+漢字+羅馬拼音 1+羅馬拼音 2，惟 1966 年文獻說明羅馬拼音 2 的部分可能是粵語。<sup>10</sup> 韓可龍指出抄本羅馬拼音 1 和馬尼拉早期閩語文獻《漳州語語法》的拼音系統幾乎一致，同樣標示出閩語七個聲調；但抄本在原本頁數 f. 210v. 前除了閩語的羅馬拼音外也加入與西班牙道明會士萬濟國（P. Francisco Varo, 1627-1687）《華語官話語法》類似的羅馬拼音 2。這點似乎表示編者有意彙整西班牙語、閩語加上當時官話的三語辭典（Klötter 2011: 78）。

此外，另有一個抄本《西中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y china N.1*），依照韓可龍的整理，約有一萬七千條目，330 張，無漢字只有羅馬拼音（2011: 73）：「兩抄本詞條的選擇相同，但《西班牙—華語辭典》多有修正和補充，而《西中語詞彙》前後一致，較整齊，幾乎無修改，故判斷後者應是前者的校訂本」（2011: 78）。

### 三、《西班牙—華語辭典》可能編者和年代

《西班牙—華語辭典》抄本的編著和年代不明，Fr. José María González 表示抄本的編者應為自 1587 年到達馬尼拉，負責 Parián 和 Binondoc 兩地華人居住區的道明會傳教士：「當地華人來自廈門 *Emuy*，這些抄本即以該

9 對照表中兩份文獻皆提及抄本的張數是 540，即 1080 頁；但筆者參考註 3 的抄本張數是 552，即 1104 頁，可能是後來裝訂時增加了空白頁。此外，1966 年文獻的編碼是 t.216，而 1955 年文獻為 215 和 216。註 3 出版手稿封面的編碼是 Tomo 215，也有可能是後來裝訂時做的調整。韓可龍表示典藏於馬尼拉聖多瑪斯檔案館的目錄將《西班牙—華語辭典》寫為西班牙文 *Vocabulario Español Chino con caracteres chinos*，封面編碼 Tomo 215，但手稿辭典封面標題實為拉丁文 *Dictinario Hispanico Sinicum*，「抄本本身可能是較晚的時間點才裝訂在一起。其他與書目相關資訊，如作者、創作年代等，亦皆從缺。」（參註 3，頁 xxv）。

10 韓可龍認為是官話，因其羅馬拼音與萬濟國所使用的官話抄本頗相似（參註 3，頁 xxvi）。

地方言編纂的辭典。負責華人教區的傳教士們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如 Cobo, Nieva, Collares, Frías, Márquez, Riccio, Morales 等」(1955: 173)。上文兩份文獻中 González 也提到抄本編者可能就是這幾位漢學家中的 P. Francisco Frías (1655-1706) 或 P. Alberto Collares (?-1673)。

關於這兩位道明會傳教士，以下綜合整理兩份歷史傳記的相關記載：首先，歷史學者 Hilario Maria Ocio 於 1891 年文獻《菲律賓聖玫瑰省傳教士 1587 到 1650 年傳記簡述》，介紹 P. Alberto Collares 生平時說明該教士：「學習兩種中國方言，且以其撰寫教義論述，也寫過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報導」(1891: 392-411)，雖未提到編纂字典，但在介紹其他教士時補充 1632 年 P. Alberto Collares 和 Fr. Juan García、Fr. Francisco Diaz-Diez 等教士一同到達馬尼拉，認識很多中國文字，編纂大部辭典(1891: 411)。此外，Hilario Maria Ocio 於 1895 年文獻《菲律賓聖玫瑰省傳教士傳記綜合簡述》也提及上述兩位教士的生平：「P. Alberto Collares 教士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人，從 1633 年擔任華人社區 Parian 中國人傳教事工，一直到 1673 年 8 月過世於馬尼拉修道院。四十年間擔任華人傳教工作」(1895: 142-143)。關於另一位教士 P. Francisco Frías，作者寫到：「P. Francisco Frías 是西班牙 Valladolid 省附近小鎮 San Cebrian de Amayuelas 人，1679 年到馬尼拉時 23 歲，負責華人工作，著有語法書，1706 年過世於該地修道院。」(1895: 250)。

### (一) 抄本可能彙編者

若抄本最後編寫者如道明會學者所言為上述兩位候選人，那麼 P. Alberto Collares 教士的可能性較大，原因有三：首先，透過抄本西班牙語古語法的使用，可知上述兩位教士的生活年代是否符合抄本的時間：最明顯的例子是辭典西班牙文部分沒出現第三人稱尊稱 *usted* 的用法，手稿內文使用的西班牙語第二人稱代名詞為 *sois vos* (頁 945)<sup>11</sup> 和 *tu* (頁 1028)，第三人稱尊稱為 *vuestras mercedes/vuestra magestad/vuestra señoría para mugeres* (頁 1073)。依西班牙語史，十六世紀時 *vos* 等於 *tú* 可共同使用

11 以下文中例證頁碼皆引用自註 3 書目。

於第二人稱，一直要到十七世紀中旬 *vos* 才又恢復中世紀時表尊稱的用法。而第三人稱 *usted* 表尊稱「您」的用法要到十七世紀末才普遍使用(Cano Aguilar 2002: 244-245)。總之，抄本古語法表尊稱的使用可定位辭典的抄寫年代為十七世紀末以前，更確切的時間為十七世紀中旬前，故 Fr. José María González 提到的兩位抄本編者，教士 P. Alberto Collares 較為可能。

此外，辭典抄本有多處校正修改，其中一例抄本用不同顏色刪除「太極」一詞(頁 358)，此校正與中國禮儀之爭的譯名有關。原文的「太極」一詞被刪去，並於第三欄西班牙文解釋補充“Erejia”，即今日西班牙文 *herejia* 異端一詞的古語。天主教「適應策略」與歷史上中國「禮儀之爭」有密切關聯，<sup>12</sup> 早期宣教士為了吸引文人和士大夫的認同，提倡「適應」說，意即吸收和迎合當地文化思想、風俗與習慣，並借重當地傳統先哲言論以證實傳入的教義與他們先輩的遺訓是可相互融會貫通的。道明會傳教士高母羨於《辯正教真傳實錄》將宋明理學中的「太極」譯為基督宗教的「上帝」或「天主」(Deus)，然而這抽象概念的翻譯引發許多後期傳教士的質疑與反對。時至十七世紀，中國「禮儀之爭」已擴大到天主教各修會間的爭執。上文提及 P. Alberto Collares 曾寫過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報導(Ocio 1891: 392-411)，因此他校改「太極」一詞並補上「異端」，從時間上推論是有其可能性。

再者，《西班牙—華語辭典》中「雞籠淡水」(頁 991)詞條的西班牙文解釋為“Tierra de Isla Hermosa a do estan los españoles”，意思是「西班牙人現所在的福爾摩沙島」，可證辭典編寫年代可能為西班牙人占領臺灣期間。西班牙人 1626 年到臺灣，直到 1642 年被荷蘭人擊敗，由此推論抄本編寫年代可能為 1642 年前。加上辭典未出現朝代「清」(1644-1912)，只出現詞條「大明國」(“China: un Reino della”)(頁 221)，也佐證了前面的假設。上文提及教士 P. Alberto Collares 自 1633 年起在馬尼拉從事華人傳教工作直到 1673 年，而另一位教士 P. Francisco Frías 1679 年才到菲律賓佈道直到 1706 年。後者到達時應早就得知臺灣北部被荷蘭

12 關於天主教「適應」策略可參閱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適應儒家學說之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 1969)。

人佔領一事，故從時間上推測，Collares 較可能是抄本的彙整編者。

然而為何《西班牙—華語辭典》的編寫在 1642 年後停止，又為何沒有延長到 P. Alberto Collares 1673 年教士過世之年。較有可能的解釋應與道明會自 1630 年後傳教策略從菲律賓轉移中國有關。從文獻紀錄可知與 P. Alberto Collares 同期在馬尼拉的道明會教士 P.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P. Francisco Díaz (1606-1646) 和 P. Francisco Varo 等同僚，為了前往中國傳教都同時學習閩語和官話，且都進行各自的辭典和語法書編纂，<sup>13</sup> P. Francisco Varo 完成第一部現存最早西班牙語解釋的《漢語官話語法》，P. Francisco Díaz 也著手一部中文辭典（可能是康熙字典）的西班牙文翻譯（González 1955: 156）。或許對於 Collares 而言，再完成編撰閩南語辭典的工作已不符合在中國傳教的實際需要，故《西班牙—華語辭典》最後成為編者的未竟之典。

總結以上推論，抄本的彙編年代可能為 1632 年到 1642 年前後，即教士 Collares 到達馬尼拉直到荷蘭人占領臺灣，這段道明會傳教策略從菲律賓轉移到中國的轉型期。

## （二）辭典應為共同創作

事實上，辭典抄本前後有不同抄寫者，尤其前 11 頁和第 12 頁後顯著不同，相異處包含西文謄抄部分字體不同、開頭大小寫不同、前十頁無中文字、西文用詞不同、羅馬拼音也有差異，例如：西班牙文「祖父」一詞在辭典中前後有兩個版本：“abuelo”（頁 10，右欄）和“aguelo”（頁 37）。根據西班牙語兩本辭源典的解釋，*abuelo* 較接近拉丁文，而 *aguelo* 則為俗語用法。<sup>14</sup> 爺爺或祖父為基本稱謂語，手稿卻同時有兩種不同書寫版本，且連續出現，由此可推測《西班牙—華語辭典》前後抄本有不同的編撰者，或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抄寫者。

《西班牙—華語辭典》非一人之作的其他原因是早期到達馬尼拉的教

13 參本文第五節「道明會語言傳教策略與辭典早期語料庫」

14 根據西班牙語古語辭典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和 *Diccionario de Autoridades*.

士為學習當地華人使用的口語閩語，習慣隨手記下詞彙並歸類語法，先後同儕創作累積歷經數載、前仆後繼的共同記錄，才能促成後來教士得以整理編纂成辭典。以多人合著的菲律賓《他加祿語辭典》為例，編者於前言敘述了當時天主教傳教士辭典編寫過程時間長達三十年之久（Juan de Noceda and Pedro de Sanlúcar 1860: 5）。辭典最後可能彙編者到達菲律賓後，以前輩同儕所累積學習語言的筆記和著作為教材，加上日後的整理和當地華人的協助，在已有基礎上統整編寫《西班牙—華語辭典》。事實上辭典中的閩語和中文詞彙的收集年代，可上溯至十六世紀末在菲律賓的高母羨傳教時期，下文就分別論述這位道明會漢學家相關著作與辭典語料庫來源的關聯性。

#### 四、《西班牙—華語辭典》手稿相關例證與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

##### （一）《西班牙—華語辭典》與《明心寶鑑》

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 1588 年到達菲律賓，1592 年出使日本的回程於臺灣遇難，短短數年間完成《明心寶鑑》的西班牙文譯本 *Beng Sim Po Cam*，1595 年由馬尼拉教區同伴伯維特（Miguel de Benavides, 1552-1605）呈現給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 1527-1598），此抄本現保存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sup>15</sup> 以下從不同層面描述兩份文獻的共同點：

##### 1. 西班牙文古體字與古語法的使用相同

對照兩份文本，可列舉的西語古拼寫體共同之處有：雙子音-ff-、-ss-、-rr-的使用，如 *officio*、*rossas*、*rreñir* 等詞；唇音部分不分：v、u>v、b 如 *balor*、*vajo* 等詞；其他在十六世紀前葉古西班牙語非常普遍的語音同化（Cano Aguilar 2015: 244），如 *herradas*>*erradas*、*sancto*>*santo*、*combite*>*convites*、*sepulchro*>*sepulcro*、*quenta*>*cuenta*、*yerba*>*hierba*、

15 關於高母羨最原始的記載為十七世紀兩位道明會學者的西班牙文文獻：Diego Aduarte（1640: 151-161, 217-223）；Antonio de Remesal（1619: 405-420）。關於《明心寶鑑》翻譯分析參劉莉美（2005）。

ponelle>ponerle；其他拼寫變例如 *ansi*>*así*、*agora*>*ahora*、*mesmo*>*mismo*；古語法 *aver*>*haber*，如詞條 *aver pasado*、*aver llegado*；古語連音 *dello*>*de ello*、*della*>*de ella*、*deste*>*de este*；古語陰陽性，如 *la puente*。從這些古西班牙文書寫體的不確定性，可推論兩份抄本至少同為十八世紀西班牙皇家學院西班牙文語言改革前的文獻，而《明心寶鑑》抄本是在 1592 年前完成，故辭典的抄寫與前文所提為十七世紀中旬前之作的可能性相符。

## 2. 兩本文獻相似譯文表

表二 《西班牙—華語辭典》與《明心寶鑑》相似譯文對照表

《西班牙—華語辭典》	《明心寶鑑》高母羨西班牙文翻譯
<i>pecado</i> 罪 (頁 740)	<i>Pecado</i> 罪 (頁 29 正頁反頁、39 正頁、46 反頁)
<i>pecado</i> 過 (頁 740)	<i>Pecado</i> 過 (頁 31、33、34、61 正頁反頁)
<i>santo</i> 仙 (頁 91)	<i>los sanctos</i> 仙 (頁 103、120 正頁反頁)
<i>dar bueltas la rueda</i> 輪迴 (頁 311)	<i>pasa la rueda</i> 輪迴 (頁 116 正頁) <sup>16</sup>

表格中，兩份文獻皆將中文的「罪、過」翻譯為西班牙文 *pecado*，意「原罪」；而「仙」一詞則皆譯為 *los sanctos/santo*，意「聖人或聖徒」；最後一例，高母羨採字譯中文「輪迴」，西文譯文隱涉中世紀用語 *rueda de la fortuna* 意「命運之輪」，此象徵用語也出現在辭典中。

### (二)《西班牙—華語辭典》與《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1593 年以中文刊行於馬尼拉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原書首頁右側題「新刻僧師高母羨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章之一」，上方字為「辯正教真傳章之首」，<sup>17</sup> 為與中國文人學士辯難析疑之作，若以介紹西洋科學而論，應居相關書籍馬首。這部書早於利瑪竇刻於南昌的《天主實義》，

16 原文為《明心寶鑑》：「莫笑他家貧 輪迴事公道 莫笑他人老 終須還到我。」高母羨譯文：“No te rías de los pobres, porque pasa la rueda y los hace a todos iguales. No te rías de los viejos, porque al fin viviendo te alcanzará la vejez.”

17 原書西班牙文注：“Rectificacion y mejora de principios naturales.” 意自然法則的更新和超越。

只有初刻於 1584 年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的《天主實錄》先於此書。目前收藏於馬德里國家圖書館，後由 Fidel Villarreal 於 1986 年編為《辯正教真傳實錄》。下表為此書與《西班牙—華語辭典》引用相同中文譯文的例子：

表三 《西班牙—華語辭典》與《辯正教真傳實錄》  
引用相同中文譯文對照表

《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sup>18</sup>	《西班牙—華語辭典》	
	西班牙文	漢字
太極 / 天主	<i>Dios</i>	太極 / 天主 (頁 358)
宇宙	<i>alto y bajo</i> <i>cielo y tierra</i>	宇宙 (頁 57) <sup>19</sup> 宇宙 (頁 225)
知覺運動	<i>discurrir, discurso</i>	知覺運動 (頁 360)
禽獸	<i>animal de 2 pies y las aves</i> <i>que no tienen mas que dos</i>	禽獸 (頁 73)
蜚 (頁 53)	<i>cangrejos</i>	蜚 (頁 190)
蚶 (頁 53)	<i>conchas grandes para comer</i>	蚶 (頁 257)
大明國 (頁 22 反頁)	<i>Çhina: un reyno della</i>	大明國 (頁 221)
新刻僧師高母美撰無極天主 正教真傳實錄章之一 (封面)	<i>Yo el saçerdote escribiendo</i>	僧 / 僧家 (頁 1097)

18 表中前面舉例的原文為《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論世間禽獸之所飲食章之八：「嘗謂自有太極而無極。而後有天地萬物也有萬物之生則有禽獸之類矣。是禽獸者化育於天主而寓行於宇宙者也。揆厥賦與受生之物且彼知覺運動之偏。故亦有知之鹹。知之淡知之甘。知之苦知之辛酸。……致此。則天主之智慧。……」(Cobo 1986: 323-324)。

19 這裡「宇宙」的西文翻譯兩處不同，也許是前後作者的解釋不同。

前文提到抄本（頁 358）用不同顏色刪除「太極」一詞，以「太極」譯天主教的上主正是漢學家高母羨在《辯證教真傳實錄》的創詞，書中以宋明理學的太極理氣引導中國文人認識天主教中至高主宰，如第一章篇名即為「論真有一位無極為萬物之始也」（劉莉美 2006: 229-242）。表格中可見兩份文獻皆出現「太極」和「知覺運動」等宋明理學詞彙，也不約而同使用了表自稱的「僧」一詞；方豪指出天主教教士自稱「僧」為 1583 年羅明堅、巴範濟（Pasio, Francesco, 1554-1612）在肇慶創用，當時教士並穿僧裝（1969: 1746-1747）。高母羨在他的信中提到耶穌會士羅明堅 1584 年在出版的《天主實錄》是他學習中文的教材（Remesal 1619: 679-691），之後耶穌會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改以儒者自居，此詞彙漸被取代。

### （三）《西班牙—華語辭典》與《基督要理》

1593 年出刊的《基督要理》，這本書其他文獻有不同的翻譯，如《天主教義》、《漢語基督教教義書》等。其書西文原名為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inifros de los Sangleyes, de la orden de sancto Domingo (Escudo de la Orden dominicana.) Con licencia, por Keng yong, china, en el parián de Manila* 意為道明會負責馬尼拉華人 Sangleyes 教區教士們所編纂的中國語教義書。<sup>20</sup> 是為菲律賓華人撰寫，以閩南語拼讀、漢字編寫教義的文獻。當時天主教所在的教區，皆有以當地語音誦讀書寫的教理書，當教士們不在時，可提供教區居民在彌撒時朗

20 1951 年教士 P. Jesús Gayo Aragón 重新刊印梵諦岡教廷圖書館收藏本（編號為 Riversa, V.73, ff.33）並做序言，另一位道明會教士 Fr. Antonio Dominguez 譯為西班牙文，據洪惟仁表示原文中華人名 Keng Yong 龔容：「是菲律賓唐人中最有名的刻書師傅，16、17 世紀教會出版的刻本都出自他的手藝」。1967 年 P. Van der Loon 於其著作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將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羅馬字版和漢字版逐字對照，重新排版為論文附錄（參洪惟仁 2014: 220；馬西尼 2004: 215）。1947 年 Edwin Wolf 再版，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書名為 *Doctrina Christiana.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 Manila, 1593. A facsimile of the copy of the Lessing J. Rosenwald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Edwin Wolf 2nd* (Washington, D.C.: 1947).

讀教義。事實上，《基督要理》的出版延續了天主教在美洲的傳教策略。菲律賓當地有許多不同方言和被稱為 *chinchea* 的閩南移民所使用的漳州話，傳教士對於當時教區複雜的語言現象並不陌生，因大部分傳教士是從美洲輾轉抵達菲律賓，故直接移植美洲模式，仿效出版當地語版教理書。在馬尼拉華人區教士們的努力很快有了成果：「1593 年教士 Fray Domingo de Nieva 在華人教區 Parian 設置印刷設備，同年印製了菲律賓他加祿語 (Tagalog) 和中文版的《基督要理》」(Fray Francisco de San José 1997: 12-13)。當時西班牙籍菲律賓總督 Gómez Pérez de Dasmariñas，於 1593 年 6 月 20 的信中也提到刊印他加祿語版和閩南語漢字版的授權問題。<sup>21</sup>

道明會歷史學家 P. Aduarte 認為高母羨是這本書的作者 (1962: 219)，但高母羨本人在其書信中表示同期修士「Fr. Miguel de Benavides 以中文向中國人傳教並以中文寫作教義，我尚不知他們的語言」。<sup>22</sup> 另外一位西班牙史學家 Carlos Sanz 在其書《西班牙與亞洲、大洋洲早期關係》試圖證明《基督要理》是教士 Fr. Miguel de Benavides 的翻譯 (1958: 189-196)。其他學者如 J. Gayo 也認為是後者的譯文，但「高母羨參與大部分內文修改，最後另外兩位同期教士 P. Domingo de Nieva 和 P. Maldonado 協助於 1593 年完成出版《基督要理》，該年 Fr Miguel de Benavides 剛回到西班牙。」。<sup>23</sup> 綜合上述，《基督要理》較可能是高母羨

21 該信的西班牙文原文是 Señor: En nombre de V. Magd. e dado licencia para que por esta vez, por la gran necesidad que avía, se IMPRIMIEN LAS DOCTRINAS CHRISTIANAS que con esta van. La una en lengua tagala, que es la natural y mejor destas islas y LA OTRA EN LA CHINA, de que se espera resultará gran fructo en la conversión y doctrina de los de una nación (此信現收藏在西班牙檔案館 Archivo de Indias, 1-1-3/25, n.052).

22 參 Remesal: “el padre fray Miguel los catequizaua [a los chinos] y predicaua en su lengua China, y hizo doctrina en su lengua. Yo aun no sabía la lengua; pero el Señor ha sido feruido, que en poco tiempo se ha falido con algo” (Remesal 1619: 682).

23 Fr. J. Gayo: “corregida, tal vez en su mayor parte, por el P. Cobo y ligeramente enmendada por el P. Domingo de Nieva, quien en unión del P. Maldonado, la preparó para su estampación xilográfica en 1593, fecha en que el P. Benavides acababa de llegar a España” (參註 23 頁 69)。關於此書作者問題，參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 Edición de Limei Liu Liu (Madrid: Letrúmero, 2005).

和道明會同僚學習馬尼拉華人閩語的共同創作。

《西班牙—華語辭典》中並無出現《基督要理》閩南語音譯、漢字拼寫的宗教專有名詞，如耶穌的西班牙文 *Jesús* 閩語音譯為「西士」、聖母瑪利亞 *Santa María* 為「『仙』礁媽厘啞或『山』礁媽厘啞」和天主 *Dios* 為「僚氏」等。但是，辭典卻採用《基督要理》非閩語譯音詞彙，如西班牙文的「天使」一詞譯為「天人」，取其義「天上之人」；而《西班牙—華語辭典》中西班牙文天使 *angeles* 詞條的中文翻譯也為「天人」（頁 72）。此外，因《基督要理》原文描述耶穌「第三日再活起來。上天去在無極僚氏娘父大手邊坐……」，歷史學者 Carlos Sanz 批評《基督要理》譯者不善孔夫子的語言，Carlos Sanz 認為此處錯譯「天主」為「娘父」。<sup>24</sup> 但從《西班牙—華語辭典》可見西班牙文 *padre* 詞條的中文譯文為「父 / 娘父 / 爹」（頁 711-712），可見「娘父」一詞也是「父」的同意詞，故《基督要理》譯文要表達的應是「在無極天主教父大手邊……」，<sup>25</sup> 而非錯譯。

所以，辭典採用《基督要理》「天人」和「娘父」等特殊譯文，可見兩份文獻的間接傳承性。

## 五、道明會語言傳教策略與辭典早期語料庫

### （一）《西班牙—華語辭典》為閩南語到官話的轉型文獻

從以上高母羨三本著作特殊譯文與《西班牙—華語辭典》的關聯性，可推論辭典中所收集的中文和閩語譯詞來源，可上溯至 1587 年到 1592 年早期高母羨於菲律賓傳教時期。事實上，自十六世紀末到達菲律賓的早期教士幾乎人人都參與編寫辭典的工作，因為學習當地語和撰寫辭典、文法書正是該會一貫的語言傳教策略。在這批早期拓荒教士前，前人累積的

24 參 Carlos Sanz, “probablemente el autor no domina el idioma de Confucio, pues usó muchos giros y términos que realmente no expresan lo que, sin duda, con ellos quiso significar: como al decir en el Credo y Artículo de la fe que Nuestro Señor Jesucristo «está sentado al lado de la gran mano de Dios Madre-Padre»” (1958: 111).

25 該句的現今中文翻譯為「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

筆記手稿等資源順理成章成為後繼者的學習教材和編撰辭典所參考的語料庫，後期教士再將收集的詞條編彙成較完整以利傳承的辭典，如本文探討的《西班牙—華語辭典》。

但是該辭典並無收集早期馬尼拉文獻中以閩南語讀音、漢字拼寫西班牙文的宗教專有名詞，如前文提及的「西士」、「仙礁媽厘啞或山礁媽厘啞」、「僚氏」和神父 *padre* 閩語譯文「巴禮」等；這類十六、十七世紀菲律賓華僑專用的閩南語特殊譯音詞彙，除了《基督要理》，也出現在其他如 1606 年馬尼拉刊印的《新刊僚氏正教便覽》等早期文獻。捨棄這類閩語音譯的原因，應與道明會 1630 年進入中國傳教後，開始編撰學習官話辭典的需要有關。《西班牙—華語辭典》編者取特殊譯文的中文意譯，捨閩語音譯西班牙文的專有名詞，因為後者是為了菲律賓華人的「創譯」，不符天主教在中國能普遍使用的翻譯目的。此外，《西班牙—華語辭典》也未列入一些宗教專有名詞，如耶穌 *Jesús*、基督 *Cristo*、洗禮 *bautizar/bautismo*、聖靈 *Espíritu Santo* 和教堂 *iglesia* 等詞條，因為這些已經出現在早期呂宋明刻和抄本的詞彙，都是上文提到的馬尼拉「創譯」。由於進入中國後傳教對象為官話使用者，故淘汰原先採用的閩語音譯詞彙。如何翻譯宗教專用詞是天主教重要的傳教策略，早期西班牙皇家諭令要求在美洲原住民學習西班牙語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避免異教偶像崇拜而產生混淆。

然而，《西班牙—華語辭典》並非採用所有早期語料庫意譯的詞彙，如《辯證教真傳實錄》中高母羨使用表今日教堂的「廟」並未列入詞條；但卻收入早期其他文獻意譯詞彙，如表天使的「天人」（頁 72）和表觀音的「娘媽」<sup>26</sup>（頁 1077），因為這類詞彙不致影響理解天主教基本教義。從上述辭典對於早期文獻音譯和意譯詞彙的取捨抉擇，可歸結《西班牙—華語辭典》代表道明會傳教策略從閩南語到官話的轉型文獻。

## （二）辭典其他參考語料庫

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對中國語文的重大貢獻之一，即記錄十六、十七

26 「娘媽」一詞的翻譯出現在呂宋明刻《格物窮理錄便覽》。（方豪 2010: 102）

世紀菲律賓華人所使用早期閩語。今日所知，道明會教士於馬尼拉所著關於中國語文的相關紀錄，主要參考根據來自該會學者 Fr. José María González 所發表的文章〈道明會東方宣教語言文字學目錄提要〉(1955: 152-173)，文中集結自 1587 年起於馬尼拉所編關於中國語文的辭典和文法書。以下謄抄並翻譯原始資料中，可作為《西班牙—華語辭典》參考語料來源的相關著作（排列順序為作者名、西班牙文書名與筆者中文譯名）：

- P. Juan Cobo (?-1592): (1) *Vocabulario español-chino*. 《西中詞彙》 (2) *Arte de la lengua china*. 《中國語語法》
- P. Domingo de Nieva (?-1607): (1) *Arte de la lengua china*. 《中國語語法》 (2)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西中辭典》
- Fr.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 (1) *Diccionario español-mandarín*. 《西漢辭典》 (2) *Gramática española-mandarina*. 《西漢語法》 (3)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 《西漢語法》
- P. Francisco Díaz (1606-1646): (1) *Vocabulario de la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ón castellana*. 《西文解釋中文詞彙》 (2) *Gramática española-mandarina*. 《西漢語法》
- P. Francisco Varo (1627-1687): (1)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on el estilo y vocablos con que se habla sin elegancia (lengua vulgar), compuesto por el P. Fr. Francisco Varo, Ord. De Pred., Ministro de China, consumado en esta lengua. Escribese guardando el orden ABCD*. 《漢語方言口語詞彙》 (2)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ompuesto por el M. R.º P.º Fr. Francisco Varo de la sagrada Orden de N.P.S. Domingo, acrecentado y reducido a mejor forma, por N.º H.º Fr. Pedro de la Piñuela, Por y Comissario Prov. De la Missión Seráfica de China. Añadiose un Confessionario muy util, y provechoso para alivio de los nuevos [sic] Ministros. Impreso en Cantón año de 1703*. 《漢語官話語法》

上述列舉的字典和語法書，為後期教士抵達馬尼拉後，可能參考的前期和同期教士著作，這些辭典和語法書也都有可能成為編寫《西班牙—華語辭

典》時的參考語料庫，他們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尚待研究者尋訪文獻分析詳述。

## 六、結 論

關於《西班牙—華語辭典》編者和年代，可總結以下的推論：首先，辭典頁 12 後西班牙文部分使用不同書寫體和用字，編排方式也不同，可知整本辭典的編寫抄錄者不只一人。而從抄本西班牙文古語法的使用，和「雞籠淡水」、「大明國」等詞條推測，道明會歷史文獻提及的教士 P. Alberto Collares 為頁 12 後可能彙編者之一。自該教士 1632 年到達菲律賓直到臺灣北部被荷蘭人占領的 1642 年前後，為最有可能彙整編寫辭典的起迄時間。其次，從辭典中文、閩語詞彙的選用與高母羨著作的譯文比較，推論高母羨的三本相關著作，為編者收集詞彙的早期參考語料庫來源，此外，十六世紀末高母羨創譯「太極」，後因歷史事件中國禮儀之爭，辭典於後來的校正刪「太極」為「天主」的譯名，此例也可說明辭典內文的詞條前後收集校訂時間，上可溯源至十六世紀末高母羨的年代，下可延至十七世紀禮儀之爭爆發年間。再者，我們可推論辭典是早期馬尼拉道明會傳教士前仆後繼，及當地華人協助的共同創作，由後繼者彙編的未竟之業。最後，從編者擇取早期文獻特殊譯文的中文意譯，摒棄閩語音譯西班牙文的宗教專有名詞，可歸結《西班牙—華語辭典》為道明會 1630 年進入中國後，傳教策略從閩南語轉為官話學習的轉型文獻。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Aduarte, Diego.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inas, Japon, y China*. Modern edition. Madrid: C.S.I.C, 1962-1963.

- Cobo, Juan. 1592. *Beng Sim Po Cam o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 Mss. 6040, Fondo antiguo, Madrid: Biblioteca Nacional.
- Medina, José Toribio. *La imprenta en Manila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1810*. Santiago, Chile: J. T. Medina, 1896.
- Medina, José Toribio. *Bibliografía española de las Islas Filipinas (1523-1810)*. Santiago, Chile, 1897.
- Noceda, Juan de, and Pedro de Sanlúcar.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Tagala*. Manila: Imprenta de Ramirez y Giraudier, 1860.
- Ocio, Hilario Mari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on hasta nuestros dias*. 2 vols. Manila: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1891.
- Ocio, Hilario Maria. *Compendio de l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on hasta nuestros dias*. Manila: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1895.
- Remesal, Antonio d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S. Vicente de Chyapa y Guatemala de la Orden de Nuestro Glorioso Padre Sancto Domingo*. Madrid: Francisco de Angulo, 1619.
- San José, Fray Francisco de. *Arte y reglas de la lengua tagala*. Estudio y edición de Antonio Quilis. Madrid: Agencia Española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ánica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ánica, 1997.
- Wolf, Edwin. *Doctrina Christiana.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 Manila, 1593. A facsimile of the copy of the Lessing J. Rosenwald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Edwin Wolf 2nd*.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47.

## 二、近人論著

- 方 豪 1969 《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方豪著，李東華主編 2010 《方豪晚年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 洪惟仁 2014 〈十六、七世紀之間呂宋的漳州方言〉，《歷史地理》第 30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15-238。
- (義)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2004 〈羅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閩南話—西班牙語詞典——中國與西方早期語言接觸一例〉，收入鄒嘉彥、游汝杰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211-228。

- 董忠司 2018 〈四百年前第一套閩南語音標系統的音讀重構——《漳州語語法》和《西中詞典》的語音系統（聲調篇）〉，「第十二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221-256。
- 劉莉美 2005 〈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中外文學》33.10(2005.3): 121-131。
- 劉莉美 2006 〈「適應策略」在十六、十七世紀譯作中的應用及影響〉，《外國語文研究》翻譯專刊(2006.6): 229-242。
- Cano Aguilar, Rafael. 2002. *El español a través de los tiempos*. Madrid: Arco/Libros.
- Cobo, Juan. 1986. *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 o Apología de la verdadera religión* 辯正教真傳實錄. Edición de Fidel Villarrol. Serie "Orientalia Dominicana-Filipinas" 3. Manila: UST Press.
- Cobo, Juan. 2005.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 Edición de Limei Liu Liu. Madrid: Letrúmero.
- Fernández Rodríguez, Rebeca. 2014. "Traducción de términos religiosos en los vocabularios filipinos (1565-1800)." In Otto Zwartjes, Klaus Zimmermann, and Martina Schrader-Kniffki, eds., *Missionary Linguistics V: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273-294.
- González, José María. 1955. "Apuntes acerca de la filología misional dominicana de Oriente." *España Misionera* 12.46: 143-179.
- González, José María. 1966.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5. Madrid: Ediciones Studium.
- Lee, Fabio Yuchung, Tsung-jen Chen, Regalado Trota José, and José Caño Ortigosa, eds. 2018. *Dictionary Hispanico Sinicum Part 1*.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Klöter, Henning. 2011.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 Sanz, Carlos. 1958. *Primitivas relaciones de España con Asia y Oceanía*. Madrid: Librería General.

## **A Study on the Manila-Minnan Manuscript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and the Writings of Spanish Missionary Juan Cobo**

Liu Li-mei \*

### Abstract

The Spanish-Chinese encounter in the Philippines contributed especially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panish missionaries embarked on several historical efforts that included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sciences into Chinese, therein completing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studying Chinese phonology, and compiling a Minnan dialect-Spanish-Chinese dictionary and grammar book, among many other achievements.

The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kep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ás in Manila, contains more than 20,000 entries, and in light of this,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 material when study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Minnan dialect in the Philippines of the 16<sup>th</sup> and 17<sup>th</sup> centuries. The text, however, does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uthorship or date of compilation.

The author hopes to study the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with respect to the possible date of compil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authorship, and through some examples from the dictionary,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writings of Spanish missionary Juan Cobo(1547-1592). Consequently, the lexicon of the dictiona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Catholic period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opinions on how the translation of early religious proper nouns

---

\* Liu Li-mei (Limei Liu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anish, Tamkang University.

are used within the dictionary. In this way, it explores the missionary language strategies of the Catholic Dominicans during the 16<sup>th</sup> and 17<sup>th</sup> centuries and finally considers the Spanish-Chinese dictionary as a transformational piece of literature introduced from the Philippines into China.

**Keywords:** Juan Cobo,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earliest Minnan dictionary, histor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